

# 胡漢民的風格才情

張萬熙

胡漢民先生一八七九年（清光緒五年）十二月九日生於廣東番禺，原籍江西廬陵縣，胡先生的太夫人是江西萍鄉望族，她是文壯烈公的第六位千金，能詩能文，擅長音樂圍棋。胡先生的老太爺胡文照先生也是讀書人，且是一位了不起的幕僚人才，是非分明，一介不取。胡漢民先生在文學方面的優厚秉賦和不計個人利害只講大是大非的堅強耿介的性格，是得自雙親的遺傳。

胡先生名衍鶴，字展堂，後改名衍鴻，漢民是在東京參加革命寫文章的筆名，以後本名為筆名所掩，遂以漢民為名。

## 幼即聰慧詩書滿腹

胡先生自幼智慧極高，真的一目十行，記性又好，一年就把四書、詩經唸完，十一二歲十三經全都唸完，還讀了文選、史記、古文辭類纂之類的書，從前讀書要背，不能背不能算是唸完，不像現在這麼簡單，所以他十一二歲時作古文就能洋洋洒洒下筆千言。十三歲時他寫了一首五言的「種竹」詩：

種竹北窗下，瀟瀟清香發。  
本以招涼風，反教蔽明月。

現在的大學生一兩千字的白話文也多半弄不清楚，絕律詩更別談了。

不幸就在十三歲這年，胡先生的父親去世了。他父親一生清廉，家境困難，父親死後便無力從師，只好在家自修，想不到十五歲那年母親又去世了。

十六歲那年，他迫不得已，便和長兄清瑞各自課徒餬口，贍養弟妹。他的學生有十七八歲的，他真是一位「小先生」。

他一面課徒，一面又應考書院，以獎助金贍養弟妹。後來他考進菊坡書院，攻讀詞章性理方面的學術著作。

他愛讀顧亭林、王船山等人的文章，因此民族主義思想早已深入內心。

國父孫中山先生首次在廣州起義失敗，很多不明事理的人把孫先生的起義說成「造反」。康有為及其門徒對孫先生更是流言蜚語。胡先生却憤憤不平，他為這件事寫了一首七律記事詩：

何人被髮祭伊川，胡運偏能過百年。  
日月無光空莫照，太平有道澤誰延。  
早知康樂非山賊，漫信孫登是水仙。  
隄令破門前日事，酣歌恒舞却依然。

十九歲時胡先生認識了史古愚、史堅如兄弟及其他革命黨人王毓初、左斗山等，他自己的革命思想也更加濃厚起來。這年元旦，他親自寫了一副春聯貼在大門口：

文明新世界，獨立大精神。

這在當時，無異於向滿清政府挑戰。

二十歲時胡先生任廣州嶺海日報記者。二十二歲他考取洋學堂廣雅書院，但他自己沒有入學，而由堂弟胡毅生，代他上課。

## 代人應考賺錢留學

史堅如起義失敗後，革命黨人都遠走國外，以免被捕。胡先生也出國留學，結識更多的革命黨人，但他沒有這種經濟能力。因此他想代人捉刀，參加清廷考試，賺取留學費用。但是別人以為他的文章不適於科場，所以沒有人請他。他為了表示自己的實力，便乘庚子恢復八股取士時，親自參加考試，果然一試即中。他中了舉人之後，別人還以為他想作清朝的官，他這才說明原意。因此第二年就有人請他捉刀。他也不負別人所託，代人考取了舉人，他拿了六千五百兩銀子，便和吳敬恆、鈕揚生、董樹堂、陸偉士等東渡日本。這年他二十四歲。

他進入弘文學院師範科就讀，和黃興、楊度等同學。但只有三個多月，便因為吳稚暉被捕殺河自殺，他領導廣東同學以退學抗議，日本當局表面接受他的條件，不驅逐吳稚暉出境，暗中却威脅利誘其他聲言退學的同學，大家怕事，寫上「悔覺書」的很多，他便單獨提出退學書回國。追隨他的只有幾個人。

他回國後任嶺海日報總編輯，和康有為門徒辦的羊城報為女權事大開筆戰。他文筆犀利，銳不可當，對方無奈以革命份子中傷他，他便去梧州中學作總教習。又因英國人侯岸德毆打梧州中協衛兵，學生抗議事件，被迫辭職返粵，就任私立香山隆都學校校長，不到一個月，又因學生毀了文昌像，士紳大鬧而辭職。

一九〇四年冬天，胡先生再度赴日就讀日本法政大學速成法政科。

他對康有為、梁啟超師生首鼠兩端，言不顧行，認識淺薄、剽竊武斷，非常不滿，認為他們是民族革命的一大障礙。擬辦刊物駁斥，但一時籌不出錢來。

一九〇五年九月一日夜晚，他和 國父孫中山先生見面，加入同盟會，他和孫先生談得十分投機，通宵達旦。汪精衛說他和孫先生前世有緣。

這年十月十六日保皇派在東京舉行「戊戌庚子死事諸人紀念會」，同盟會派胡先生出席，胡先生當場發表演說，將康有為、梁啟超的保皇歷史和立憲派的錯誤，痛加駁斥，康梁門徒沒有一個大敢起來答辯，而且當場宣佈以後不再在東京開

會了。這是胡先生第一次以個人雄才對康梁出擊而大獲全勝。

隨後孫先生採納了他的建議，辦了一份「民報」，並推他擔任編輯。發刊詞是孫先生口授，由他執筆，標榜政綱六條，前三條是三民主義，後三條是對外政策。他還以「漢民」筆名發表了很多重要文章。與梁啟超筆戰一年，又大獲全勝。

### 和秋瑾不打不相識

日本文部省發佈清韓留學生取締規則，在中國留學生中引起軒然大波，有的主張立即回國，胡先生以「民報」創刊不久，一闕而散，會動搖根本，主張交涉取消取締規則，學生聯合會竟宣判胡先生和汪精衛的死刑，其中最激烈的竟是秋瑾。一天，她偕各省分部部長約胡先生談話，其實是與師問罪，胡先生單刀赴會，秋瑾氣勢汹汹，胡先生凜然不可侵犯，從容說明立場，有人喊打，胡先生昂然挺立，說完之後叫他們動手，秋瑾却連忙趨前握住胡先生的手道歉。他以無比的勇氣，理直氣壯的言辭，使一羣本來要殺他的人心悅誠服。

由於民報辦得有聲有色，胡漢民、汪精衛（汪變節是晚年的事，此處不能抹煞歷史）兩人的文筆犀利，滿清政府懸賞十萬大洋購買他們兩人的首級。這是一個很高的價錢。

但是胡先生一點也不畏縮，反而拋妻別女，與汪先生一道去新嘉坡奔走革命。

在革命期間，他所遭遇的艱難、困苦、挫折

，乃至誤會，不一而足，本文不能細談，但他事大處着眼，是非公私分明，堅守原則，却是異鄉異地而皆然的。而他對汪精衛的「手足」之情，同志之愛，尤其令人感動。

原來汪精衛入京刺殺攝政王載灃前，曾血書「我今為薪兄當為釜」八字寄給胡先生，他一時感慨叢生，隨手寫一首五律：

挾策當與漢，持椎復入秦。問誰堪作釜，使子竟為薪。  
智勇豈無用，犧牲共幾人。此時真欲絕，淚早落江濱。

### 救汪精衛生死交情

當他接到香港的電報說汪精衛被捕，他便淚如泉湧，以為汪是死定了。後來他知道汪沒有死，被判終身監禁，便放下一切，專為營救汪精衛奔走。

一天夜晚他在陳璧君家召開會議，希望大家出錢營救汪精衛，大家十分冷淡，他非常失望傷心。入睡後他恍惚看見汪精衛已死，頭掛在城門樓上，不禁失聲大哭。哭聲驚動了隔壁的黎仲實、陳璧君、黃金慶、吳世榮、陳新政等人，跑過來問他，怎麼這樣大哭？他便說出夢境。黃金慶等自慚涼薄，悄悄退出，當胡先生在東京拋妻別女追隨孫先生赴東南亞奔走革命，而滿清政府懸賞十萬大洋購買他項上人頭時，他沒有落一滴眼淚，而他夢見汪精衛被殺，哭聲却驚動四鄰，真是至情至性，他所流的是英雄之淚。不是至情至性的人絕對不會如此真情流露，這和汪精衛後來



爲了政治權力對他的曖昧態度完全兩樣。

胡先生在政治上的光明磊落，毫無私心，實在令人敬仰。當他以廣東省長兼大本營總參議，代理大元帥及政治會議主席時，可以說是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是孫先生順理成章的繼承人，但他爲了顧全大局，竟屈就外交部長。可見他視富貴如浮雲，而又不讓共產黨篡奪國民黨的陰謀全部實現的革命志節。這種地方表現了一個大政治家，真正讀書人的胸襟。與孫先生懷袁世凱作大總統的氣魄亦無多讓。

他對孫先生的忠心耿耿，也表現了「孝子不諷其親，忠臣不詬其君」的精神。他對孫先生致犯顏直諫，而暗中却代孫先生受過。且舉一件事來作證明：

一天，安徽省都督孫毓筠派專人到南京來報告孫先生。

「安徽財政困難，軍隊薪餉拖了很久，如果再不發餉，恐怕會激起兵變。」

孫先生不知道財政部有沒有錢，隨手批了二十萬。

胡先生去財政部提取，打開金庫一看，只存了十塊大洋。財政部長身在上海，次長徬徨無策，胡先生便折東補西，補西牆，另提取粵北軍款六萬，再拼拼湊湊，總共也只有十萬。來人不明底細，反而抱怨胡先生：

「我明明看見總統批了二十萬，秘書長怎麼打了一個對折？」

胡先生不對來人說明實際情形，只支吾地說：

「你先拿回去應急，餘款三五日內一定撥到。」

事後他也沒有對孫先生報告實情，他獨自承擔一切責任。他既替孫先生受過，也替孫先生分勞分憂。孫先生視他爲左右手，其來有自，非僅此一端。也只有孫先生配用胡先生這種人。他們這兩位大政治家真是相得益彰。

胡先生對人處事十分公平，以總統府的職員薪水而言，上自他秘書長下到錄事，一月月俸三十元大洋，誰也不多，誰也不少。滿清官僚習氣，一掃而光。

### 改選總理力斥其非

孫先生任臨時大總統時，不但財政十分困難，政治情況也十分複雜，反對他的人不少，連宋教仁、章炳麟也和孫先生唱反調，甚至改選汪精衛爲總理。胡先生覺得他們太天真幼稚，獨闢衆議，據理力爭。他說：

「在民主政治已經走上軌道的國家，革命政黨不妨公開活動，成爲普通政黨。但是我們的民主政治剛剛萌芽，軍閥操縱政治，從事憲法國會運動根本沒有可能。袁世凱之所以挾清廷要脅本黨交出革命政權，挾本黨逼迫薄儀退位，從中漁利，就是因爲他有武力。他可以解散國會，逮捕議員。在這種情形之下，還談什麼民主政治？」

「至於說到改選總理，精衛和我可以說情同手足，在私交上說我不應該反對，但是孫先生是黨的創辦人……無論如何，總理不能改選。」

但是宋教仁那批人能譁衆取寵，其他的人都

噤若寒蟬，胡先生孤掌難鳴，結果總理真的改選了，臨時政府也搞垮了，後來宋教仁也被袁世凱暗殺了。胡先生却始終追隨孫先生革命到底。

孫先生一去世，他就要辭代理大元帥，改組政府。孫先生北上時即着他代理政治會議主席及軍委會主席，集大權於胡先生一身，胡先生那時就立意辭職，是孫先生要孫科持親筆信去勸他打消辭意。孫先生給孫科的信中有這樣的話：

「……故此漢民縱不能代我辦事，必能代我任過，否則，各種之過皆直接歸我一人身上矣。漢民之用甚多，此爲其一，故不能任彼卸責也。……」

可見孫先生對胡先生了解之深。

### 放逐俄國早識赤禍

孫先生逝世後，鮑羅廷在廣東「利用國民黨，消滅國民黨」。在民國十二、三年鮑羅廷和加拉罕即物色國民黨中有資望而又「夙無主張、夸夫死權」的人。他們選擇了胡漢民、戴季陶、汪精衛三人仔細考核。他們對胡先生的評語是：「難相與」。對戴先生的評語是：「拿不定」。對汪精衛的評語是：「有野心可利用」。因此改組了政府，扶植汪精衛，打擊胡先生。鮑羅廷儼然大上皇。而胡先生對此始終不假以辭色，表現出凜然不可侵犯的態度，鮑羅廷視胡先生如眼中釘，便借廖仲愷案欲置胡先生於死地，終於把胡先生放逐到俄國去「考察」。胡先生臨行時作了一首七律「楚囚」紀事感懷：

稚子牽衣上遠航（註），送行無賴是秋

光；看雲遮處山仍好，待月來時夜漸涼；去國屈原未憔悴，耽人叔子太荒唐；浮屠三宿吾知戒，不薄他鄉愛故鄉。

註：胡先生赴俄携女公子木蘭同行，胡木蘭女士現任國民大會代表當時年僅十六歲。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胡先生辭去立法院長回到廣東之後，日本人又想利用他來分裂中國。先是大特務土肥原借辭行來遊說：

「胡先生，你是國民黨的元老，我們日本人對你都很尊敬。今天要談中日邦交，解決中日糾紛，非你不可，如果你能登高一呼，提倡中日親善，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

胡先生不但堅決反共，抗日也最烈，因此直截了當地對土肥原說：

「謝謝閣下來向我辭行，但是我希望閣下和貴國朝野，不要看錯了我胡漢民。誠然，我和南京方面有意見，但這是我們內部的事。希望貴國政府不要利用這種弱點。同時我也坦白告訴閣下，我胡漢民向來不受人利用，尤其是國家大事上。」

後來松井大將又來遊說，胡先生指着松井的鼻子把他罵走了。

### 眞讀書人堅守原則

胡先生一生奔走國事，從不爲個人打算，但大是大非必分，三民主義的理想和原則一定堅持到底。不惜挺身而出，攘臂而起。對外對內莫不如此。有一次蔡元培等提議褒揚梁啟超在學術上

的成就時，他就期以爲不可。他說梁啟超是保皇黨，反民國的學人，國家名義不可以隨便予人，也不能是非不分，蔡元培等知難而退，褒揚梁啟超的提案終於沒有通過。

如果當年不是他和汪精衛兩枝健筆，在理論上先打敗了梁啟超，民國是很難成立的。這是關鍵所在，所以胡先生堅持原則，絕不和稀泥。因此有人以爲，胡先生太不隨和，甚至說他氣量小，其實這是皮相之見，胡先生嫉惡有之，堅持原則有之，明辨是非有之，但氣量不小，反而能容人，他對汪精衛的維護容忍，即其一例。孔子誅少正卯能說他是不隨和、氣量小嗎？

胡先生是一位眞正的讀書人，但他不是腐儒；他憂時憂國，獻身革命，能淡泊名利，視富貴如浮雲；他在文學上的造詣和對國家的貢獻，均非秃筆所能形容。可惜他的文名爲勳業所掩，後人知者不多。

民國開國元勳中，讀書人不少，但胡漢民、汪精衛兩人是一時瑜亮。兩人能說能寫，本來又情同手足，但是兩人性格完全不同，汪無主見、

飄浮不定，因而晚節不保，所以汪精衛不過是一位政客。他的「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只是一種浪漫的革命情緒。胡漢民不同，他有中心思想，作人原則，始終堅定不移，又有讀書人的淡泊情懷，所以進退自如，所以能成爲大政治家。汪精衛熱中名利，不甘寂寞，不能堅持原則，前後判若兩人，終至身敗名裂，足爲書生從政者之戒。

胡先生死時他靈前有一副輓聯最能表現他的人格、學問、事業。

一代楷模震尊李杜。  
千秋勳業人仰伊周。

上聯是讚揚他在文學方面的成就，下聯是尊崇他的政治風範，貼切之至，不知出自那位高手？

現在國步艱難，世風日下，我們更需要胡漢民這樣有才華、有定力、有正氣的眞正讀書人、政治家。不需要搖搖擺擺、左右逢源的汪精衛之流。等而下之者不足論矣。

(選自時代文摘)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三

# 寸草

# 悲

徐櫻女士著

定價臺幣捌拾元

本書係旅美名女作家徐櫻女士精心傑作，思親、懷舊、憶往，至情至文，感人至深，附珍貴圖照多幀及徐小虎博士英文名著回憶奶奶，內容精彩，篇篇可讀。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